

LUO HAN CHAO  
SHI XUE  
WEN JI

骆 寒 超 诗 学 文 集

# 艾青传

7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I207.22  
L990

99

骆 寒 超 诗 学 文 集

# 艾青传

7

I207.22  
L9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青传/骆寒超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骆寒超诗学文集;7)

ISBN 978-7-02-006941-5

I. 艾… II. 骆… III. 艾青(1910~1996)—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5283 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董文权

## 引 言

艾青用“嘶哑的喉咙”为人类命运不歇地歌唱了将近 70 年，他向我们这个壮丽的时代已呈献了 30 余部创作诗集与诗论集。

有人因此说：他是一株高大、挺拔而又常绿的诗的生命树。

的确，艾青从出现于诗坛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牢牢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并以众生的苦乐和阶级的憎爱化作感情的养分，滋养心灵，拔枝抽叶，昂然挺立在风云变幻的时代的旷野上，令他的同代人、后辈人都为之惊叹。

作为 20 世纪的大诗人，艾青已为我们民族赢得了世界声誉。

艾青以自己的诗而显得迷人。早在 1940 年代初，“七月派”的文学批评家吕荧就以“人的花朵”赠予艾青；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远在拉丁美洲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也曾经在沉沉的黑夜里，满怀思念，对着茫茫的太平洋呼唤我们诗人的名字！

对艾青自己来说，“诗人”是第二义的。他把自己首先看成真理的追求者。他曾说过自己要效忠的“至善的理想”乃是“属于万人的一个神圣的信仰”，而为了追求它，“即使我的脚踵淋着鲜血，我也不会停止前进”<sup>①</sup>。的确，在他的人生之路上，留下的脚印血迹斑斑。

艾青的童年是在一个贫苦的农妇家里度过的，“自幼就感染了

---

<sup>①</sup> 引自艾青的诗《我的父亲》。

农民的忧郁”<sup>①</sup>。少年时代的他，总是处在“不安与迷茫中”——在艾青眼里，那是个恐怖世界：“无数年轻英勇的人们，都做了时代的奠基品。”<sup>②</sup> 他有一个流浪与监禁的青年时代：“曾饿着肚子走在塞纳河畔”<sup>③</sup>，“感受着一个殖民地人民的深刻的耻辱与仇恨”；回国后，又以“危害民国”罪被捕，成了上海看守所和苏州反省院的囚徒，度过了三年半的铁窗生涯。抗战爆发后，他满怀热情，四处奔波，写下了大量极有影响的爱国主义诗篇，推出了一个时代的吹号者的形象，吹着“短促的、急迫的、激昂的、在死亡之前决不中止的冲锋号”<sup>④</sup>，鼓舞着一代战士前进。建国后，他依然保持了鲜明的创作个性，在诗歌艺术如何表现时代的问题上，不断做着创新的探求。但令人痛心的是他因此而在1957年的那一场反右运动中，他被剥夺了写诗的权利，流放到北满森林，戈壁沙漠，送走了21个春秋。1978年，已年近古稀的诗人才得以重返诗坛。

长期的流放使他的右眼失明，然而，他的心灵对光明的感受反而更加敏锐、深沉了。

在八十六年的人生道路中，艾青大半辈子的生活过得并不美好。不过谁也不会否认，在这不美好中倒也蕴藏着至美——因为，不管处境如何艰难险恶，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类的前程，他始终以诗投射出一束束生命之光。正如他在《光的赞歌》中所高唱的：

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上  
为被凌辱的人们歌唱  
为受欺压的人们歌唱

① 《艾青选集·自序》，《艾青全集》第3卷第277页，花山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引自艾青的诗《我的父亲》。

③ 引自艾青的诗《画者的行吟》。

④ 引自艾青的诗《吹号者》。

我歌唱抗争，歌唱革命  
在黑夜把希望寄托给黎明  
在胜利的欢欣中歌唱太阳

他曾说过：这是自己的宣言。

艾青的诗之所以富有生命力，正在于他的思想是通向全人类的。他在诗歌创作的早期就说过：“必须把人类合理生活之建立的可能，成为我们最坚固的观念，而且一切都由这出发又归还到它里面。”<sup>①</sup> 因此，他为自己确立了这样一个方向：“置身在探求道路的人类当中，共呼吸，共悲欢，共思虑，共生死。”<sup>②</sup> 并以自己的创作把诗歌推向了这样一个高度：“人类以诗人的眼感受了美与丑，善与恶，欢乐与悲苦，生长与死亡……诸形相。”<sup>③</sup>

我们的诗人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从漫长的人生之路上歌唱着，朝我们走来的。

艾青的诗之所以一直来为中国人民所传诵和热爱，正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人民是他的贴心人。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谈论过自己：“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写诗的人，像工人开机器农民耕田一样。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关怀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寻找我呢？”“每当想起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信赖我，我为他们而歌唱，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sup>④</sup>

我们的诗人就怀着这样的创作态度，从艰辛的创作追求中，一步一个脚印地登上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顶峰。

---

① 艾青：《诗论·服役》，《诗论》第60页，上海新新出版社1946年版。

② 同上，第57页。

③ 同上，第56页。

④ 根据1980年8月1日艾青与笔者谈论的记录。

#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从畷田蒋走向巴黎 .....	1
第二章 戴着脚镣跨上诗坛 .....	42
第三章 时代的吹号者 .....	96
第四章 奔向红色大地 .....	165
第五章 浮沉岁月 .....	218
第六章 拓荒 20 年 .....	269
第七章 生命的新航 .....	307
第八章 晚霞:无限的风光 .....	374
尾 声 .....	424
艾青年表 .....	426
艾青主要著译集 .....	446
后 记 .....	448

## 第一章 从畷田蒋走向巴黎

(1910.3—1932.1)

艾青是1910年3月27日(阴历二月十七日)诞生的。

这位日后被称为“中国诗坛泰斗”的诗人,来到人间的第一站,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浙江中部金华、义乌两县的交界线上。这条交界线以双尖山为中心呈扇形蔓延开去,逶迤十余里,是一条由红色的岩石、红色的泥土、红色的玉米穗子组合成的丘陵地带。在溪涧池沼的掩映里,青松翠竹的荫翳下,它那贫瘠荒芜的景色具有几分神秘灵奇。不错,这是一块“神奇三角洲”:20世纪的中国,应合着人的觉醒曾出现过一批面向世界的现代文化名人,而其中有好几位就来自这块“神奇三角洲”,包括义乌所属的陈望道、冯雪峰、吴晗,而艾青则来自金华。

畷田蒋是一个小小的村庄,与外界相当隔绝,只有两个出口:往东行三里,可抵傅村镇;往西行半里,通到西周村。航慈溪从村北流过;村子南面是重峦叠嶂的南山,朝云暮霞变幻着山野的景色,给人以山外青山的旷远遐思;村子北面是林深雾重的北山,枫叶松岗荫护着柴扉,给人以世外桃源的沉静凝想。全村由一条自东向西的卵石路贯穿起来,高矮不齐的瓦舍茅庐向两边放射出去;埠阳塘、正宫塘、石王塘、荷花塘、门口塘……散布在村子四周的老樟树荫,丹枫林边,像星星一样闪烁着明丽的波光;而祠堂前,石井



边，晒场上，果园内，终年出没着咳嗽的田夫，佝偻的石匠，担水的童养媳，敲着小锣、用一根竹竿探路的算命瞎子……

艾青的家，就在这个村子的东南头。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三间二弄的台门楼屋。进得大门，便是一个天井，正中对峙地放置两根长长的石条，上面匀称地放着花草盆景；踏上几级台阶就是正厅，上挂“望益”的直匾。大厅后壁悬有“天伦叙乐”的横匾，壁前是搁几，正中置一新式自鸣钟，左右是一对联德镇靛蓝大花瓶，紧挨搁几的是八仙桌。大厅中央，两排木雕黑漆太师椅对称地置放着，颇显出肃穆气氛。东西两侧的厅房分别是灶间和餐室，厢房则分别是艾青祖母和父母亲的卧室。艾青就诞生在东厢房——一间铺着木地板、置有雕花大床的起居间里。

艾青的出生是一次难产。年仅 20 岁的产妇苦苦挣扎了 48 个小时，还没能把孩子生下来，在半昏迷状态中，她忽然梦见一团很大的火球破窗而入，室内顿时腾起一片火光。产妇一惊，在“啊！”的一声中，艾青来到了人间。这一家上上下下因为生了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而为之欢喜，父亲为他取名为“正涵”，字“养源”，号“海澄”。

但一等冷静下来，大家寻思开了：一个孩子出生得如此奇特，会给家里带来福呢还是祸呢？这个家因此被一层不安的迷雾笼罩着了，只得请算命瞎子来排八字。经过一阵推算，瞎子说出了一番令人吃惊的话：“这孩子的命硬，养在家里不是克死爹，就会克死娘！只有送他到最穷苦的人家去吃奶，方能避灾消难。”

做父母的心惊悸了。

这是江南农村一个中小地主的家庭，家道还算殷实，除了祖上遗传下来的四五十亩田，还在傅村镇上三家合股开了爿“永福祥”杂货店，又在义乌孝顺镇七家合股开了爿“蒋贤兴”南货店。这家主人蒋忠樽，在这个命硬的孩子出生时自己还只有 21 岁，正在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书。他是个维新派信徒：“《东方杂志》的

读者，《申报》的订户。‘万国储蓄会’的会员，/堂前摆着自鸣钟，/房里点着美孚灯。”并且“经常翻阅世界地图”，“从《天演论》知道猴子是人类的祖先”<sup>①</sup>，但他又脱不了愚昧闭塞环境中过来的中国地主知识分子共通的习气，骨子里是宿命意识支配下的中庸保守、安分守己的人生态度，算命瞎子一番话就可以把他脑子里的达尔文学说赶跑。因此，他马上转变了感情，把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定为“不受欢迎的人”逐出了家门。

一个可以在绫罗绸缎中过养尊处优生活的地主家的孩子，就这样被送到畝田蒋村最穷最苦的人家去养，成了这个贫农家庭的成员，让乳娘的奶水把他哺育成一个胸中装着劳动人民灵魂的人——这就是艾青生命之路的独特的起点。

畝田蒋村这个最穷最苦的人家，住在村子北面一条狭窄的陋巷尽头，残瓦颓墙挡不住风雨的小屋子，黑洞洞的，只靠一块一丈见方的院子送来一点光亮。女主人是个童养媳，老家是离畝田蒋不远的大叶荷村。童养媳地位的卑微，使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被人知道，大家只以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大叶荷”来称呼。在她生下三个男孩后，丈夫蒋忠丕亡故，她逼于生计只得改嫁，从邻近的上姜村把一个叫姜正兴的男人招赘了进来。姜正兴贪杯，劳动也不够勤，而大叶荷又和他接连生了两胎，等第二个女胎下地，这一家子已实在难以揭锅了。凑巧，蒋忠樽那个“命硬”的孩子想要送到她家养，大叶荷就满口答应下来。但生过几个孩子的她这时奶水已不多，现在要喂两张小嘴巴是远远不够了。喂好地主的儿子可以有点收入来养家活口的，大叶荷只得忍心把自己的女儿溺死。但她并没有把这个“命硬”的地主孩子只当成摇钱树，仍旧像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每当劳动之余，干家务活的空隙，她就用厚实的手掌“把乳儿抱在怀里抚摸”。就这样，这个不受地主家庭欢迎

---

<sup>①</sup> 引自艾青的诗《我的父亲》。

的弃儿，吸吮着大叶荷的奶水，和这个家里“穷苦的兄弟们一起土里滚泥里爬”，整整五年；“与中国的穷苦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sup>①</sup>，使他终于成了中国的“农人的后裔”<sup>②</sup>，血管里“旋流着土地耕殖者的血液”<sup>③</sup>。

这是中国的大幸，因为正是这位红土地上勤劳、慈惠、纯朴的保姆，给予一位中国未来的文化名人一颗真正具有中华人文精神的博大之心。这是20世纪世界诗坛的大幸，因为正是这位红土地上悲苦、自尊、自强的保姆，给予20世纪世界诗坛一缕真正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之魂。

未来的中国诗坛泰斗——艾青，在命运对他这么一次美丽的捉弄中，心魂是健康地成长起来了。促成这样一次生命成长并获得崇高价值的，属偶然也属必然，准确一点说，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20世纪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生存价值得到全面确认的时期。艾青在日后也曾这样表述过：

信任一切的不幸者，只有他们对世界怀有希望，对人类怀有梦想；

他们说：我们是人类从今天到明天的桥梁；我们现在带记忆给未来，又从未来带消息给现在；我们是人类的镜子，从我们，人类可以看见自己的悲苦；我们也是人类的鞭子，我们的存在，可以鞭策人类匍匐，向辉煌的远方、美好的彼岸……<sup>④</sup>

因此可以说：大叶荷一家——尤其是乳娘，把劳动者生存价值的感性基因给予童年的艾青，是一笔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使得

---

① 《艾青性格心理调查表》，《丑小鸭》1982年第8期。

② 引自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艾青全集》第1卷第158页。

③ 引自艾青《生命》一诗，《艾青全集》第1卷第138页。

④ 艾青：《诗人论》，《诗论》第95页。

艾青终于宿命地选定了终生要走这么一条路：把自己的歌呈献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他们的儿子”。

## 二

这个地主家庭的弃儿，虽然在乳娘大叶荷家只住了五年就被领回去了，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只觉得他从此“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一直是“这般忸怩不安”，更何况“生我的父母”又总把这个贫农家养大的孩子看成身份低贱的人，很自然地他们的家庭圈子里划了出去，对自己的父母只许叫“叔叔”、“婶婶”，不准叫“爸爸”、“妈妈”。因此，童年的艾青就显得沉默寡言，十分孤独：自己真正的家在何处？在大叶荷那里！只有那个艰辛地劳动着、艰难地生活着、心地却又如此善良的乳娘大叶荷的家，才能给自己真正的温暖和慰藉。于是，他总是偷偷跑回大叶荷家去。有一次，他还把自己画的一张大红大绿的关云长像送给乳娘，贴在她家的破大门上，乐得乳娘给他吃炒米糖……

时光荏苒，6岁的艾青终于结束了嬉耍的童年时代，上学了。他先是在蒙馆里念了几个月《三字经》之类的书，接着去本村的乔山小学读初小，三年后的1919年秋天，他又考入傅村镇的私立育德小学。由于领悟能力强，记性好，所以他的学习一直走在同学们的前头，但聪颖的头脑也使他过早地智慧旁逸，喜欢上手工艺制作和绘画。他无师自通，充分发挥聪明孩子的顽皮天性。有一次，他拿红胶土做了个泥人头，嘴巴、眼睛、鼻子、耳朵都形象逼肖。老师在台上讲课，他坐在最后一排摆弄刚完成的“杰作”，玩得兴奋，忍不住点了根香烟，猛吸一口烟往项颈处的大孔里吐了进去，兴奋得直叫：“看他神气得七窍生烟啦！”这下子可闯了祸！学校告到家长处，父亲一边打一边骂他下贱人家出身，天生是个下贱坯子。这个家庭的暴君以这样的打骂来表示对这个儿子的厌恶，后来愈经

常化了。有一次，一只麻雀飞过，把一粒鸟粪拉在父亲头上，按当地迷信的说法这会有晦气；要消灾，只有一个办法：拿一只木碗去向七家人家讨吃剩的茶汁来喝。这事儿派到了艾青身上，但艾青不肯干。父亲又大光其火，猛地把木碗从他头顶砸下去，艾青顿时血流满面。祖父的小老婆吓得大叫：“要死了！要死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压迫得越厉害反抗也会越强烈。

艾青长到16岁，一点小事冒犯了家里人，还是要挨父亲的打骂。这少年实在受不了啦！有一次终于在挨了一顿打骂后，他气得拿张纸写上“父贼打我”四个字，塞在父亲的抽屉里，以发泄自己的愤慨。既然称父亲为“贼”，更大一顿打是免不了的，所以他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但一天过去了，不见有动静；两天过去了，仍不见父亲抡起鞭子；到第三天，他竟然发现父亲对他客气了。

从此，父亲再也不打他了。

一段人生经验使艾青提炼出一场哲理感悟，深深地埋藏在潜意识里了——

要不受压迫，只有反抗！

反抗，是人争取人格尊严、自我价值的手段。上述那样的哲理感悟是会在人的潜意识里延伸的。正处在性格形成期的艾青，也就进一步懂得了：面对复杂的世界，人的应变要建立在化被动为主动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人必须走自己的路！不能听凭他人或环境摆布。

是的，走自己的路，成了少年艾青最显著的性格特征。这不仅影响他一生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如此生动地作用着他那诗歌事业的创造性追求。

在父亲再也不打骂他的日子里，艾青一方面凭自己的聪慧轻而易举地把学校的每门功课都学得好好的，另一方面又专心一致地发展着他对视觉形体艺术——绘画与雕塑的兴趣。在色彩和线条的组合关系中去寻求生活世界的美好意境，已成了少年艾青孤

独的灵魂最大的安慰。

育德小学是值得怀念的，因为那里有过一位对艾青的艺术事业具有启蒙意义的老师。此人绘画和工艺美术都擅长，常常带领他的学生们去野外写生，示范做各种手工艺品，以陶冶这些农村少年的心灵。在他的影响下，心领神会的艾青进一步加深了对视觉形体艺术的兴趣，发展了他心灵手巧的天赋。在家乡上演文明戏时，他看美术老师画舞台布景，又看他拿泥土、石块、竹管等仿作文房四宝。看着，看着，少年艾青也学起来了，曾做过一幢有门有窗、可开可关的小木屋，又仿造过一台电影机。父亲一再扬言要把他送到“贫民习艺所”去：“我不知道‘贫民习艺所’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这是廉价的工艺美术作坊。我家有一个六角形七开的透光漆点心盒，设计得很好，工艺也很精致，显得大方而高雅，就是‘贫民习艺所’的产品。”——这使得他听父亲这句威胁的话反倒“很喜欢”。<sup>①</sup>

一有机会，艾青还从课堂溜出去写生——画风景。他经常去写生的地点有三处：一处是古定禅寺，在畝田蒋村东边约二里许的地方，相传为梁代所建，庄严的殿宇前古柏森森，两棵罗汉松也已老态龙钟。艾青爱画这两棵颇能兴发人世岁月沧桑的老树。另一处是在畝田蒋西北的扬乔山。山不高，漫山都是枫树，到“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时分，他去写生。他爱“红叶子像鸭掌般挣开的枫叶”。这种形体联想的独特把握固然美，但他更为之激动的是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火焰般的色彩。从红枫叶这一对象身上把握到光、色、热三者交融在一起的强烈的感觉，为他日后在巴黎学习西方后期印象派画风打下了基础。再一处是西周村头的景色。那里有两棵大樟树，要用几个人才能合抱；树干上分出许多分枝，上面长满厚绿肥大的叶子，像把撑开了的绿色遮阳伞，孟夏时分把天一

<sup>①</sup> 艾青：《母鸡为什么下鸭蛋》，《人物》1980年第三期。

遮,使烈日的强光从叶缝中漏下,化成千万点亮绿色的光雨,蹦跳在浓荫里;而悬在地表的树根,则又像青筋暴涨的巨人之手,要把这片大地一把抓举起来。他要把从它们身上获得的幻美境界画出来,以兴发出一股生命的原始强力。

也就在野外写生中,他充分地享受着大自然肃穆庄严、变幻莫测的神异美景,从视觉形体感应出发展开了诗性想象与联想。多年后,艾青在《双尖山》一诗中少年时代的诗性想象与敏锐的感觉相交融的创作心态作过生动的描述。诗篇写他少年时代遥望“亲爱的双尖山”不同时候形态变幻的特征后,就这样描述他心里那种因直觉情绪所激活的诗性想象与联想:

晴朗的日子,  
白云敷上阳光  
像一条金带,  
缠住你的腰身,  
你像一个古代的骑兵,  
满身披挂着弓箭,  
骑着紫铜色的骏马  
在天边驰骋;  
阴天,浓雾蒙住你的脸,  
你像一个被囚禁的武士  
那巨大而忧郁的影子  
谁看见了都会感到不安;

可以看出:少年艾青对形体感觉特别敏锐的禀赋和诗性想象与联想特别活跃的才能。一颗诗的种子,已在艺术感应的土壤里萌芽了。

而这也使他潜在地选定了从事艺术作为走自己之路的方向。

当然,走自己的路是一种体现个性主义精神的人生行为。既

可以反映在艺术事业的追求上,必然也会反映在其他方面。少年艾青也不例外。那时,他自发的个性主义意识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显示出来的是忠实于自我感觉、自我感受、自我意志等等特点。

正是坚持这一点,不仅使艾青的一生尝尽酸甜苦辣,即使在当年,也就叫他大碰钉子了。就在育德小学毕业后考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时,由于作文考题是《苦旱记》,而忠实于自我感受的少年艾青没有过苦旱生活的实际体验,不肯违心地编造,竟交了白卷,结果名落孙山。由此付出的代价可是不低:他不得不去金华县立长山小学补习半年,又去金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补习半年,于1925年8月才正式考进省立七中。

### 三

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办在金华,也是艾青父亲的母校。在这位父亲看来,省立七中的学生有个传统,“非常崇尚读书”,因此“他要求三个儿子都考七中,不准考其他学校。”<sup>①</sup>艾青当年就是被父亲逼着考进这所学校的。七中的前身是丽正书院,1902年才被改成中学堂。艾青就读时,校址设在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王府——侍王府遗址上。它是当年金华的最高学府,设施齐全,除各类实验室,还有艺术馆;除必修课外,还另有农业、木工、金工、藤工等职业类科目,在崇尚读书的传统学风中提倡实践能力,多方面培养学生。

艾青是和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吴晗一起进七中的,还在同一个班上。吴晗的家在义乌苦竹村,和畝田蒋村很近,吴晗的外婆家又在畝田蒋,因此他们不仅是同学,更是童年时代就玩熟了的伙伴。这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六年,当年播下的民主主

---

<sup>①</sup> 董正勇:《忆诗人大哥艾青——蒋海涛教授访问记》,《追踪艾青》第6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



义的种子,也已蔓延到中国的中小城市,在青年学生中生根开花。这一对自小一起玩大的少年朋友,在相互鼓励中一起热切地关注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像海绵吸水一样贪婪地吸取着新思潮、新观念。有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自修室随笔》要大家做,敢于坚持走自己之路的艾青却写了一篇论说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大胆提出“反对念文言文”的主张。老师阅后作了这样的评语:“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艾青很不以为然,“在他的批语上打了个‘大八叉’!”<sup>①</sup>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往事,现在虽然已无法找到那篇作文,但从语文老师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少年艾青是站在文学进化论的提倡者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立场观点上来谈文学的;而时代决定文学的思考也正说明他在少年时代起就已有一种认识:文学必须紧跟时代、反映时代。再从艾青在批语上打“大八叉”看,也反映了他对自己的文学观念以及对鲁迅、胡适等的认识的坚定性。

这种观念的现代性显示了艾青反传统的精神,而反传统精神的坚定性则再一次反映了艾青走自己之路的个性特征,并且也决定了艾青在七中读书期间“不算是守纪律的学生”<sup>②</sup>。在学好功课的前提下,这个不安分的少年总想顽强地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常常巧妙地逃课,溜到野外去画风景。因此,他在初中三年期间,“功课数绘画最好”。他的画还在金华的一次画展上展出,名声远扬到其他学校。日后他还回忆起这样一件往事:“当时是男女分校,我妹妹在教会学校读书。有一次我去看她,当我离去时,她的两个同学在校门口喊:‘下次给我们带画来。’我回头看,她们马上躲进去了。后来我问妹妹她们怎么知道我爱画画,我妹妹说,她们是在美展里看到了我的画,一边看,一边说:‘这是蒋希华哥哥的画。’并说

① 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艾青诗选》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第32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7月版。